

時間、地點：

2010/10/15 (五) 1:00

台北市濟南路一段7巷1號3樓

主辦單位：兩岸政經研究學會、台灣新社會智庫

主持人：

林濁水 (台灣新社會智庫顧問)

與談人：

石原忠浩 (政大國關中心助理研究員)

賴怡忠 (馬偕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助理教授)

曾建元 (中華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副教授)

林濁水：

二、三十年來，釣魚台跟日本的爭端有兩方面，香港方面是激烈的民族主義，但仍要透過台灣的港口出航，另一個方面是台灣的漁民。在中國方面，鄧小平宣佈擱置釣魚台問題之後，並不容許中國人民到釣魚台上去發生爭執，北京偶爾會表示意見，但沒有實際的海上糾紛。釣魚台的爭議一直出現在台灣和日本之間，現在非常奇特，為什麼會突然出現北京和日本之間的海上糾紛，這有什麼背景？區域政治或北京內部的政策需要？究竟問題出在那？其次，釣魚台事件在中日之間會有什麼後續發展？在中日的東亞戰略格局上會有什麼樣的發展？

石原忠浩：

在日本國內的影響上，這次衝突事件一定會影響日本重新擬定長期的國防政策，例如沖繩附近的巡洋計劃，會有更多積極的討論，雖然不一定會在新的國防計畫中寫出來。我看了兩個主要媒體的民調，產經新聞和富士電視台的民調，菅直人在9月18、19日的調查中支持度有64.2%，過了兩個星期已經下降到48.5%，掉了15.7%，這是滿大的。70.5%日本國民覺得日本政府的對應不適當，日本國民對中國的態度也不滿意，88.68%認為中國的態度是不應該的，對中國印象惡化的有八成。讀賣新聞的調查也差不多，84%不信賴中國，對民主黨政府外交安保政策感到擔心的有84%。這是很嚴酷的事實。在對外關係上，自從去年鳩山政府上台後，日美關係有動搖，但這次的事件還是讓民主黨知道仍要改善和美國的關係，也讓全世界知道日本還是需要美國，日本沒有其他的選擇，一定要面對這個事實。

我最擔心的是，這次事件是否會開始動搖日本實際控制釣魚台的現況，中日關係短期內難免會退步，雖然自民黨政府2008年要跟中國簽署戰略互惠關係的方向走，不管溫家寶和菅直人都強調這個問題，長期來看當然還是合作比對抗重要。比較大的問題是政府方面努力要改善，但一般百姓會以更嚴厲的態度來看對方，對彼此的觀感退步很多。日本政府一有「政冷經熱」這樣的說法，現在是民間變得更冷，這個短期內很難改善。這次事件也讓東南亞會更進一步想到「中國威脅論」這樣的看法，有圍堵中國的氣氛，他們會希望東南亞安全可以多和美國和日本合作。

曾建元：

關於這次中國和日本的釣魚台爭議，從台灣人的角度來看，台灣一向主張釣魚台是台灣宜蘭縣的一部份，也是台灣傳統的漁區，這個立場在美國把釣魚台行政權交給日本後爆發，香港學生在台大引爆保釣運動。從台灣的立場來講，有一個關鍵問題是，在日本佔領台灣的時期，釣魚台的行政權到底是歸屬於沖繩縣石原市還是台北州？台灣過去在國際法上的傳統立場是：日本放棄台灣的主權，如果釣魚台屬於台灣的一部份，當然釣魚台屬於台灣的。台灣這邊曾提出一個論據，1944年東京的最高裁判所有一個判決，把釣魚台當時的行政權劃給台北州，但前幾年台灣的釣魚台專家丘宏達認為找不到這個判決書，他明確指出這個台灣漁民和沖繩漁民間的爭議可能不存在。但即便如此，台灣政府的立場和民間的認知並沒有改變。因此，中國大陸有什麼立場在台灣人所主張的領土上面大呼小叫，又非常囂張地把漁船運到台灣所認定的領海，台灣應當是釣魚台主權的爭議國，這跟中華人民共和國無關，台灣政府應表明台灣是釣魚台爭議中的當事國，不應讓中華人民共和國介入這個主權爭議，避免讓中華人民共和國對這個問題的法律聲明逐漸成為實際政治和軍事影響力的介入，這會對台灣北方海域和東面的國防安全產生缺口，台灣人民也會擔心馬政府採取聯中制日的政策，這和台灣人民傳統感情有所衝突。台灣必須去確認台灣要站在日本、美國的自由國家陣線這一邊呢，還是為了進入大中華經濟圈而往中國傾斜，台灣立場的動搖會進一步影響東亞區域的局勢。

我認為台灣最好的處理方式是在主權方面要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張有所區隔，要強調這個問題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無關，另一方面繼續維持傳統與日本處理釣魚台問題的立場，持續主張各自爭議，期待與日本共同合作、共同開發、和平處理這個問題。日本也需要理解到，如果在釣魚台問題中台灣一直被邊緣化的話，這等於是日本把台灣往中國方向推過去，因此日本日後也應巧妙地把台灣視為交涉對象，而不是把台灣視作中國的一部份。

賴怡忠：

釣魚台事件可以從幾個側面來看，第一就是為什麼中國這次在釣魚台的表現跟以往不一樣，變成非常非常激烈？第二就是台灣在這次在釣魚台的做法對日本、美國和中國的關係反映了什麼樣的現象？尤其是這次事件發生在簽署ECFA之後，外界一直傳聞中國對台灣所施的政治壓力越來越大，台灣為什麼會採取這樣的做法？第三就是美國的角色也值得探討。

就第一點來看，什麼中國這次在釣魚台的表現變成非常激烈？溫家寶和胡錦濤上台以後，中國在釣魚台的議題上表現一向非常非常自制，一向禁止民間去發言，2006年、2007年有人要跑去釣魚台抗議，中國派公安從福建到廣州禁止漁船出海，2008年台灣和日本因聯合號事件發生爭議的時候，中方最多也只是政府講講話，當民間的保釣人士想衝出去的時候，中國就把他們封殺下來，2009年中方也一直在克制。這次卻很奇怪，不僅船有出去，且民間也有很多的發言，中方的發言一波接著一波，層級越來越高，我們看到的不是降溫，而是一直在把危機升級，升級到溫家寶講說「一定會有所行動」，且傳出對稀土管制的這個問題，為什麼這次會跟過去的處理方式不一樣？這可能有幾種解釋，第一個就是說，有人認為今年開始中國和美國出現很多爭執，中方認為美國在搞新型圍堵，從美韓、美日、美國東協到美國印度都在圍堵防線裡面，中國現在必須在某幾個議題中尋求突破點，讓圍堵的地方出現破綻，特別是有人認為美日年底會在釣魚台有一場軍事演習，如果不在這個時候利用這個事件對美日放出一點訊號，表示中方對這個議題強悍的立場的話，美日的軍演及11月可能出現的新的安保宣言對中國造成的影響可能會非常大，也因此有人認為中國利用這個事件想要去影響未來美日新的安保宣言的內容的可能形式，包括牽制年底的美日軍演，這是一種解釋。另一種解釋認為說，中國的強硬發言及聲明，以及之前從東海到南海的強硬語言都是從解放軍出來的，中國進入2012年接班的權力鬥爭的階段，也因此當胡錦濤的團派目

前是居於下風，而太子黨和江澤民的力量聯合軍系正日漸往上的情況下，這使得胡錦濤不得不向軍方進行妥協，而軍方的強硬派也是利用權力交班的機會，大家爭著要和他合作的情況，藉由發言強硬的方式來確保未來在資源分配上的可能性。

就第二個問題來看，我覺得馬政府的做法有幾個滿大問題，在主權問題上，從李登輝政府、民進黨政府到現在的馬政府都會認為釣魚台屬於台灣，沒有人會在這邊採取不一致的立場，但是在處理的手段上卻比較不一樣，李登輝後期和民進黨政府對釣魚台爭議非常堅持和平解決，也瞭解到釣魚台問題牽涉到美日同盟，一但不是用和平的方式在處理，而是對日本以戰逼和，一定會引發美國的介入，對台灣來講，原來只是台日之間的爭議，現在變成連美國都開始介入了，台灣要同時對付美日兩國這怎麼可能處理呢，這只會是讓釣魚台問題複雜化的作為。與中國無關的部份，我想剛才的先進也都有提到，一但我們把中國引進來的時候，意思就是等於承認中國對釣魚台的主張是有合法性的。由於中國對釣魚台的主權主張是根據台灣對釣魚台的主權主張而來的，如果我們主張中國對釣魚台的主權主張是有合法性的時候，換句話說，我們不就承認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嗎，這是隱而不顯的一中原則。與中國無關要說的就是我們不接受一中原則，不接受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另外就是關於漁權的問題，釣魚台和台灣漁民的漁獲生活型態是比較密切的，和日方來說比較小，中國更是不可能。我們跟日本在漁民的爭議上面並不只包括釣魚台，還包括更北的地方，有的地方還甚至包括到日方怎麼去劃他的執法線及認定的問題，也因此我們後來跟日方起碼有一個暫定執法線的默契，在暫定執法線的狀況下，我們是希望說有一個中線做為標準，然後我們的漁船不過去，他們的漁船也不過來。如果我們在釣魚台問題上採取比較激烈的措施，很有可能導致日方把所有安排暫定執法線的默契都給予否認，這對台灣漁民的影響還遠比日本的漁民更大，這非常因小失大。馬政府最大的問題是，不僅主張主權，他還派政府的公務船衝到那個地方去，意圖擺明了是要挑起衝突，他明明知道那個海域日本已經為了和中國的爭執而嚴密戒備了，你再派公務船到那個地方去這不是找碴嗎，這給人的感覺是台灣藉故引爆事端，甚至因為派的船是一前一後，會讓人高度懷疑馬政府是不是和中國在互相配合，呼應兩岸共同保釣的作為。就我接觸馬政府的官員經驗來看，我很驚訝的是，馬政府對於釣魚台事件中牽涉到的美國的角色完全沒有任何概念，他們竟然在媒體上會有國防部的官員說美國對釣魚台是戰略模糊，美國對釣魚台只有主權上不表示立場，可是它在美日安保涵蓋這部份的立場是非常清楚的，從1997年國防部講過，2004年國務院也講過，我政府竟然還天真地認為美國在搞戰略模糊，他完全沒有想到日本有釣魚台的行政管轄權，那美日安保是涵蓋日本領土及有行政管轄權的區域，所以美日安保絕對涵蓋釣魚台，這突顯了馬政府對美國區域安全架構的思考方式及日本戰略的配置的瞭解都非常膚淺，他對台灣國際問題的處理方式只思考到美中台的三角關係，也因此在這三角關係之外的角色他是毫無概念、專業能力嚴重不足。

第三就美國的問題來看，在釣魚台議題上美國是個大贏家，因為日本看起來更需要美國，美國對釣魚台問題也是採取危機處理的方式，他一方面對日本說我會清楚重申美日安保涵蓋釣魚台，另一方面又要讓危機降級，要日本趕快放人，讓中國沒有把危機繼續升高的藉口，這讓菅直人在國內受到非常大的壓力，很多國家也以為日本是因為中國的壓力而放人。這是美國危機處理的平衡手段。

美國之所以會很明確地站在日本這一邊，除了釣魚台過去本來就是美日安保的範圍，如果不重申的話，美國在亞洲安全結構的最重要的一環-日美同盟，會受到非常大的信任危機，因為我們知道在1996年釣魚台危機在90年代第一次出現的時候，當然美國國務院只講到我們對釣魚台主權爭議沒有看法，我們希望這件事能和平解決，當時船橋洋一在「同盟漂流」寫到，當時擔任駐美國大使館的公使、後來在2004年擔任日本外務省次務事官的竹內行夫就說日本好像被美國背叛了，所以美國的阿米塔吉在第一時間馬上跳出來講說釣魚台是美日安保涵蓋的範圍。在這種情況下，以美國現在號稱要重返亞洲，他怎麼可能對釣魚台議題放著不管。另一方面，除了重新掌握日美的同盟信任之外，美國也是對東南亞國家釋放信號，6月希拉蕊在越南的東盟會議裡面提到美國在

南海問題上是跟越南以及東協國家站在一起的，在釣魚台這個事情上美國釋出他是站在同盟的立場，也是告訴東南亞國家在南海議題上你可以相信美國在背後給你的支持，所以它有另外的作用在裡面，就是美國怎樣透過釣魚台的發言去鞏固他在亞太同盟管理。

對中國來說，他除了有從東海到南海的一系列爭議之外，他和日本之間還有東海油氣田礁層的問題，目前油氣田問題還只在開發的話，那就看哪一邊先把油抽乾，但如果出現武力對峙時，釣魚台的发展就可能會涵蓋到東海油氣田上。對中國來講，以後在東海油氣田議題上出現類似問題時要如何和日本升高危機，他可以從這次釣魚台事件中美日的表態來評估可能會出現什麼效果。

馬政府危機處理的方式似乎有兩階段，第一階段是9/14號派了海巡署的船跑到外面去，引起聯中反日的爭議，為什麼馬政府那時候會有這樣的作為，目前還搞不太清楚，有一種解讀是認為說，ECFA簽完之後，中國政府順勢利用馬政府先經後政的順序，對台灣講說既然經濟都簽完了，那政治是否要開始了，但馬政府又不要，希望政治部份繼續拖延，要拖的話中方就要求你必須在某些議題上要有一中原則，也因此馬政府在9/14派船出去，而且在整個作為裡面抗日不反中，表示台灣在某種程度上仍遵守一中原則，要使中國安心，不要再給政治壓力。然而這樣的思考與做為又過了頭，所以國安會議又提出我們今天所看到的這些原則，這些原則幾乎都跟李登輝和民進黨政府差異不大，都是主權屬我、和平解決、跟中國無關、保障漁民權益，這又跟馬政府之前的做為不同，這中間的自我矛盾非常明顯，唯一能解釋這種自我矛盾就是之前想拖延中國政治談判的壓力，所以在釣魚台議題上表態以降低中國對台壓力，但這個作為又導致我們溢出了過去處理釣魚台議題的範圍，也因此想要透過國安會決議的方式來補救。這種狀態對台灣以後來講，這種模式可能會再出現在南海議題，但在釣魚台議題上台灣同時不被中國、日本、美國信任。

林濁水：

如果怡忠講的是事實的話，這透露了兩個訊息，一方面馬政府對長程的結構性戰略毫無概念，但另一方面他對短期的事務很敏感，至於釣魚台的狀況會不會延伸到南海，我是覺得馬政府對南海的狀況更清楚，他對釣魚台可能真的完全忽略了美國的角色，但是在南海他大概不會認為美國在那邊沒有角色，雖然國內有些人認為應該要在南海問題上跟北京合作，但我認為這應該不會成為馬政府的政策方向，這固然會降低他盲動的可能性，但也可能讓在南海佔有最大島礁的台灣完全沒有角色，這很荒謬。聽完三位所講的之後，我認為還有一個問題不夠清楚，北京過去對釣魚台議題的處理一直非常低調，甚至壓制它內部保釣的行動，怎麼突然之間會變化這麼劇烈，其政策考量為何？第二就是台日之間的經濟海域是重疊，但因有暫定執法線的默契，所以沒有衝突，這個默契沒有公開，但漁民好像都知道，雙方是怎樣去表達這個默契？

石原：

我的理解是自民黨和民主黨交接的不夠完整，釣魚台問題表面上和真心話差很多，鄧小平說要擱置領土問題，不反對日本實際控有釣魚台，日本當然不認為有領土問題，但也不會反對，這是一種默契。但這次民主黨好像有點破壞這個過去的默契，一直強調按照國內法處理。這次日本也有人想到那艘漁船是不是背後國家幫忙協助的、間諜船，但這應該不是真的，我的理解還是中國對自己的漁民還是有控制。但中國可能也沒想到日本這次會完整按照國內法來處理，以前都抓了，沒有特別徵詢就送回去了，口水戰很快就落幕了，中國沒有預測到民主黨的態度。關於漁業的問題，日本是實際控制釣魚台海域，但他也沒有進一步措施如蓋漁港之類的，日本不太敢做這些事，日本政府也不太接受共同開發、擱置領土爭議這樣的說法，目前日本在漁業的談判上沒有什麼讓步的空間。

曾建元：

為什麼北京這次在釣魚台問題上表現這麼強硬，我覺得大概是兩個原因：一方面是中國對日本的民族主義情緒一直是存在的，並沒有得到有效的化解，中國近期一連串透過標舉民族主義來轉移國內問題的做法，無形中也提高了民族主義的情緒。

林濁水：

這個民族主義我有一個觀察，2005年反日跟2010年的反日，北京政府的操作非常不同，2005年的操作方式是政府操縱民間，鼓動民間到快不可收拾時趕快壓，我覺得這次政府是先壓，在網路上的訊息基本上是先壓的，但它一方面壓，一方面又對日本採取非常高的姿態。我認為它這樣做的理由是說，它對民間起來的還不是百分之百能控制的住，但是你又不能硬壓，所以我就打日本人給你看看，我打了你就不要亂動，所以政府一方面高姿態反日，他就有理由說你們給我安靜。但既然不鼓動，為什麼漁政船又跑過去？

曾建元：

這次中國政府處理方式的不一樣其實是記取了上次的教訓，在中國鼓動反日情緒是很容易取得抗議行動的正當性，要強力壓制實在不容易，因為這一次中國內部不穩定的狀況比上次更嚴重，與其壓制不如讓政府主導，並樹立政府在這問題上的威信，這有助於轉移民間對政府的不滿。但另一方面，中國政府面對內部權力交班鬥爭的情況下，鴿派很容易在某種程度上放任中國地方官員去探觸中日雙方的界線，以緩和權力鬥爭。

林濁水：

這樣的解釋是黨中央全面主導，但可不可能有另外一種可能性是黨中央失控，為了安輔內部而去挑起衝突，這樣風險太大了，還好日本很快放人，如果不放人你挑起來就吃不完兜著走，就一個掌權者去弄這樣一個相當程序有高風險的做法，不見得最有利、最划算，所以有可能是有一些人不聽話，就搞出一些紕漏看你黨中央怎麼辦，縱使有人搗蛋，但因為日本讓步了，黨中央反而賺到了，去挑的反而沒賺。這是一個可能性，不知道那一個是對的。這次在越南的國防部長會議，北京的軍方比較正式地去說，那個南海是核心利益不算數，之前發表的是個人意見，顯然前者是當權者講的話，後者不算是當權者。如果這兩件事兜起來，背後有同樣的邏輯，就是它在權力交班中間產生內部的狀況，所以有一定程度是因為權力交班爭位置而產生的結果。是不是這樣子？還是有國家更大的政策考量？

賴怡忠：

我是滿同意的，但還是要解釋一個問題就是到底漁船跑進去，這是莫名其妙進去的還是有意的？如果是有意性的話，2009年中國和美國在南海那邊也有軍艦騷擾的問題，雙方派的也是漁船，所以漁船在中國的外交策略運用上往往不是單純的漁船而已。我有看到帶子，看起來很像是故意去撞，而不是漁船要脫逃，我的感覺是有意擴大事端。我這邊提供的有趣觀察是：過去在釣魚台那邊是很少有中國漁船，不是他們的漁場，而且台灣海峽那個水流下來，洋流是南北向的，你從大陸沿海跑過來，一下子就沖到台灣海峽去了，那你怎麼可能跑到釣魚台去，而且魚是這樣流下來的，你怎麼會跑到那邊去追魚，再加上明年兩岸號稱要慶祝辛亥一百年，台灣這邊說是建國一百年，再加上又是保釣40年，這些兜在一起...另外就中國內部的情形來看，中國派的是政府的船，但不像台灣是派武裝的船出去，它還是把武力衝突的層次降低的。

曾建元：

剛有提到台日默契問題，但這個默契也沒有法定拘束力阿，因為雙方也沒有正式的協議存在，這個默契很容易因為任何一點衝突或雙方政治上的用意而被打破，現在中國要涉入這一塊，如果日本不能更正式地跟台灣這邊達成協議，讓台灣民眾很清楚地知道在這個海上的規則到底是怎麼樣，不理台灣的角色就會讓中國有機會進來，台灣為了表達立場可能會倒向中國，而這會傷害到台日民眾之間的感情，我覺得日本應該正式處理讓台灣成為爭議的當事國，同樣在南海問題也是一樣，大陸最近一直在談說兩岸要在南海問題上共同合作，甚至把軍事問題都納進來，把南海問題當做軍事互信合作的一環，如果台灣在釣魚台事件上無法發言時，在南海問題台灣的角色也會不見。在處理南海問題時，台灣的主權立場應該是跟釣魚台是一致的，就說南沙群島屬於高雄州，所以我們是承繼這樣的立場而來，這樣就能跟中國歷史主權的問題切割開來，台灣的主張和做為要得到具體可行性需要日本和美國的支持。

林濁水：

就現實來看，台灣有急迫性去處理釣魚台問題，因為我們的漁民就在那裡，但是南海問題一點急迫性也沒有，台灣也沒有想去南海開採油氣的動機，一般老百姓跟太平島一點關係也沒有。過去北京在釣魚台問題是不管的，但他希望台灣去幫忙南海，因為台灣佔著太平島太好了，但台灣不理他。所以我有一個過度推論的想法：我叫你來搞南海你不來，釣魚台我就出手一下。邏輯上成立，但現實上成不成立我不知道，否則很難解釋為何北京突然插手釣魚台爭端。

賴怡忠：

剛提到暫定執法線，是我們這邊主張在雙方重疊海域中間劃出的，這是一個默契，日本不會把它變成雙方正式的約定，台灣這邊也不應這樣做，這樣等於承認主權爭議日本可以讓它合法化，這東西永遠只能是默契，不可能成文。我不曉得政府是怎麼讓漁民知道的，但我是知道漁民們都瞭解，那為什麼很多漁民會被抓過去，因為日本政府都有用GPS在看，你什麼時候越過暫定執法線很清楚。有關南海的部份要看年底的江陳會，現在好像有說江陳會要針對南海，太平島在日據時代是高雄州嗎？我們對釣魚台和太平島的主權主張的法律背景不太一樣。

石原：

對日本對外關係來說沒選擇了，還是要顧美國關係，不過釣魚台問題不可能完全依賴美國，如果中國真的侵犯釣魚台，美國真的會幫忙嗎，這很難判斷，沖繩基地絕對沒問題，所以日本國防絕對需要。日本也要加強和東南亞國家的多元交流，風險要分散，過去太依賴中國，這次事件讓日本對中國有新的認識。

曾建元：

我們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對東亞秩序我們有國際責任和能力，台灣如果能在釣魚台這個地方突顯我們做為爭議當事國的角色，讓日本和美國理解到台灣的重要性，這是台灣可以去突顯的，對日本的利益來說，承認台灣做為對話對象，會為日本帶來比較好的位置，否則等於放任現在台灣政府和中共合作，越來越往中國傾斜，變相鼓勵中共氣燄。

賴怡忠：

國內有些人講說日中吵成這樣，台灣再不發言就要被邊緣化了，我的看法是完全相反，當日本跟中國面臨緊張的時候，我們這時候再喊大聲，反而讓日本更強硬，台灣應該讓日本瞭解到我們的務實態度，譴責任何要挑起事端的國家，就說釣魚台這邊本來就是和平的漁場，讓日本在面對到

中國壓力時，會增加和我們和平協商。就區域戰略來看，美國是利用釣魚台議題同時處理中國和日本，它最佔優勢，東南亞這些國家原本對美國的懷疑，透過美國在釣魚台上的表示，對美國重返亞洲的懷疑會消失很多，但美國宣示的決心會採取什麼樣的步驟，所有重要的觀察年底歐巴馬走訪日本、印度、印尼和澳大利亞會講什麼話，中國也會很密切地觀察。對日美中關係，我覺得要注意一點，未來中國是否有可能出現經美制日的處理方式，也就是中國和日本的很多爭議，中國不跟日本單獨處理，他藉由對日本升高衝突姿態，但對美國出現和緩姿態，藉由美國來向日本施壓，以達到中國對日政策所希望達到的效果，這是未來可以思考的一部份。對台灣來講要觀察的是，在ECFA之後中國對台灣的政治壓力一直在升高，台灣在議題上附和中國來減緩壓力，這會不會變成常態，例如在南海問題或人民幣匯率升值問題。

林濁水：

彭淮南已經發言過了，他的講法和你不一樣，但意思相同。他清楚美國匯率戰現在矛頭針對北京，下一階段就針對東南亞。彭淮南他對台灣產業的策略是壓低匯率、出口導向的策略，台灣透過中國設廠賣美國，如果人民幣升值會有影響，既然是出口導向，他一定要保護這條產業鏈。最後如果根據你的說法，可以說美國找到了強力的仲裁者這個角色回到東亞，他對釣魚台主權仍不表示態度，但安全涵蓋釣魚台他很清楚，他不去處理一些被你們認為是基礎性的爭端，但做為一個仲裁者，我要維持現狀穩定，這是仲裁者最應當做的事，釣魚台強化了他以這個角色進入的空間。對台灣的主權也是一樣的，他對台灣主權到現在沒有表態，但台灣現狀的維持是美國強烈的安全考量，非常類似，換句話說，這些爭端強化了美國仲裁者的角色，到現在是成功的。